

見

聞

錄

見聞錄卷三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卜者

程元如瞽卜也寓武林錢彥林先生邀至家次日余就之卜彼云主人已卜數卦辭以異日彥林曰徐子客也盍先決之因問卜何事余曰終身家宅六甲三課程曰只須終身一課家宅六甲卽於終身一中可決其言終身據卦理斷詞至今猶驗所占家宅在鄉

村余時寓居他處程口地僻村深籬落幽雅室宇瀟
灑主人不歸所謂曠安宅而勿居也似非登堂入室
者不能道也我近日栖托處者又曰六甲曰瑛璋之
喜也交重陽不出十日生若值金火日防夭折與於
九月十七生男甫日主庚申三十而夭又嘗以終身
卦推斷他事問明易者莫曉也又至元知家有信號
常融來問終身得節卦元如云節者節也以君子之
德而居大人之位不應在方外僧云只憑卦斷可也

大約許其爲臺諫近臣及僧去傍一人云此當湖馬仲臺也官垣中又一邢生以閨中事殺一隣人子平時得罪縣長不問姦事以殺人擬辟已京詳矣刑之弟來占密告之曰三日內當從逃獄者北走獲賞巨萬不特脫罪果三日內盜刼獄同走引入山事懈勸盜人都盜死所携皆爲邢取占驗往往如此著易冒行世夫易理甚微如郭景純嚴君平之流挾隱摘微能使數十百年之事驗若目前形色悔詭之物推乎

理外寧僅日用常行之奇驗哉元如之術或不及此
然亦得理深矣

飛瓊

飛瓊廣陵何氏女隨母長於蜀中入王府習梨園色
既殊人音復出衆王甚嬖之清初爲大帥所得仍隸
樂籍一都閫狎之千金買去大帥持其短復索千金
諸當事又挾之更重費都閫旋以缺庫帑下獄無所
償飛瓊日以妾之故至此若惜小節而守此將終陷
主于獄底也逕辭去復至漢口密處一室至中秋月
朗遊人雜沓飛瓊掠鬢凭欄嗾嚙一聲響傳九陌觀

者雲集明晨巨商貴客車馬闐門大高聲價數月間
遂以所得纏頭清缺額都閩出遣人來迎飛瓊曰妾
本烟花賤質主以私昵動虧國課致陷縲紲故蒙垢
忍恥復以聲色事人免主幽繫旣潔之身復蹈穢濁
尚何面目偷生以重主君之辱耶遂自經

鳳鳥

順治辛卯秋有大鳥高三四尺許其色青集於漣浦
龜山之麓衆鳥萬計翱翔嘈雜於左右凡七日摩空
而去鳥糞所汚田土如堊林木槁落下有死鳥不計
其數又期年余往青州其時亦聞巨鳥來自海上羽
備五色而從鳥如之去後亦多死鳥獨遺粒如珠色
光澤而碧識者云竹實也按文海披沙載金太和時
磁州有鳳衆鳥圖之大者在內小者在外以萬計村

民俱驅牛數十頭擊柝以從逐之未至里許卽有鸞
鳥振翮逆擊翼長丈餘擊水牛皆死肉盡見骨鳳高
丈餘尾如鯉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爲日照則
有二十大鳥更迭盤旋庇廕之去後人視其處有食殘
鯉魚數頭皆重五六十斤又蔡衡對光武曰凡象鳳
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鶯多紫
色者鵠多白色者鵠則淑浦所集者色青爲鸞而青
州來者身備五色食遺竹粒甚爲鳳乎語云鳳翱翔

於千仞攬德輝而下之鳳何感而至乎

笑花

術士侯上卿者精於數學占事有郭景純邵康節之風靈驗頗多不能殫述一日在蔣王函署中有送盆蘭者令侯占花數幾何侯令取一物來適水一甌在前卽持與之曰此花纔開一朵應有六莖收視之果然人問之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又問秋花可預決否曰可蔣之甥在傍命渠他處取一物甥取裁衣剪來占曰剪屬金爲數十一秋花應十一莖且剪絲

成花花極芬芳但草在上而刀削於下又爲令甥持
來甥女子也恐爲女子所傷及秋花恰十一齋戒姬
媵不得近每日取冷茶澆之一日偶缺童往厨取婢
將一壺與之澆畢旁午花盡槁窵其所以茶有老姜
在內故也果壞女子之手其驗如此晉諸葛穎精於
數晉王廣引爲參軍王曰吾臥內牡丹盛開君試爲
一笑穎持策度一二子曰開者七十九朵王入掩戶
去左右數之政合其數但有二蕊將放故倚欄伺之

不一時二薙大發乃出謂穎曰君笑得無左乎穎再挑一二子曰今笑之乃九九八十一朶也王告以實各大笑若此者抑何神也

鸚鵡

有士人養白鸚鵡能誦太白詩數十首淵明歸去來
詞東坡前後赤壁賦并士人所作詩詞言一日可熟
數句亦慧矣更可異者清晨必誦觀音寶號大士咒
然後念詩句否則導之不應也一日謂士人曰我從
西方來還從西方去矣其夜死於牀此徵君曹叔方
言於嶺南親見之音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
僧教之誦經往往於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

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唐玄宗宮中畜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甚遣中官放還山中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因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又眉公秘笈載世宗官中一鸚鵡能誦普庵咒後爲猫所攫土甚悼之凡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於物龍之異以骨故能吸氣

茹精龜之異以壳故可卜而先知犀之異以角故孕
星蚌之異以珠故胎月若鸚鵡以能言異於物而間
有慧性非常者不可以飛鳥限之彼秦吉了鵲鵲亦
能言之鳥也然未有及鸚鵡者也

虎異

曾聞一金華人云山中多虎有隣人於道上遇一勇
士自言善搏虎歟至家扣其技頗精村中咸以酒肉
啖之求其捕虎勇士每夜出不操尺寸刀仗村中好
事者欲與之俱辭勿許明晨歸腥血滿身而又一無
所獲人咸疑之晝卧於室鼾聲如雷窺之虎也驚相
告語操器刺之啟門躍出大吼而去嘗見搜神記載
長沙居民作檻伺虎明日見一亭長赤幘寬衣在檻

中曰急出我民曰君被縣召不當有文書耶亭長懷
中卽出文書於是出之化虎而去廣異記云磁州稽
胡者逐鹿深山鹿走穀一室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
見胡問所由來胡具言姓召逐鹿之故不覺冲突道
士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諸虎食一切獸各有對
無枉也適問汝姓名含爲我食因檢籍示之胡戰惧
固求釋放道士云天命奈何汝旣相遇必免是乃教
胡明日可作草人衣以已衣猪血三斗絹一疋持與

俱來或當免胡未去忽見群虎來叅道士處分所食
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請道士笑曰
爾有信固爲佳士因令胡持草人於外置猪血於側
然後令胡上樹十餘丈日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著
樹不爾恐爲振落尋還房變虎出仰視大吼數聲向
樹跳躍知不可得乃攬草人擲數丈往食猪血盡入
房復爲道士出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籍
上朱筆勾胡名又廣豔異編載天寶末祿山作亂駕

幸蜀京師之人鳥獸散黎園弟子司笛者竄終南山
中依蘭若居焉偶清宵月朗哀亂多思援笛而吹聲
漫山谷俄有虎頭人形自恰黃衫者突入司笛驚愕
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久之怠寤
大斂司笛俱覺走出上高樹藏密葉中其物覺不見
人因懊嘆曰不早食之被其逸也須臾有虎十餘至
亦如叅謁狀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寢因而
奔竄可分路取之各散去五更復來云遠尋不得會

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樹虎顧樹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令諸虎攫之高不可及虎頭者親跳身亦不至遂散去天曙行人集乃遁還夫人爲最靈之物而虎啖之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曰神虎曰飛虎曰虎采則虎非常獸明矣今觀此益以見人爲虎食自有定數否則雖與虎盤桓無害也但虎亦有善惡之別焉如虎王之遇稽胡知爲己食猶檢籍示之何其優悠不迫示人以信而不妄取也及胡叩爽

乞哀則曰旣見須免俱違天命導之以禳免之方何其委曲而多情也及胡再至重其信而佳之畢事而勾其名不若今人以守信爲愚輒思吞噬作事不了後添蛇足虎王行誼不加於人一等耶若聽笛之虎嘆賞其音累奏娛耳及其逸去悔不早食竭力求之一見其影大逞咆哮之習兩虎善惡真隔天淵

附虎性

胡總戎殺虎甚多識虎性最悉嘗言虎方奮躍之

際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其
不食小兒者正以兒幼不知虎之可惧故不敢食
并不食醉人必坐守以候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惧
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裂於地非虎褫之俛
爲之也其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妳起惟不
食婦人之陰凡遇之者作勢與之敵而避其撲三
撲不中則已或引至曲路即可逃蓋虎不行曲路
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噫知之審矣宋范

文穆公愛識虎事嘗構一室榜曰說虎若胡元戎
之言可補說虎之不及元戎諱茂頑洪經畧前鋒

騾驢

荆鎮鄭有黑騾日行八百里荆州至漢口驛路七百二十里有警告急乘之自辰至夜半卽達武昌尙因漢口覓渡稽遲一二時後騎至京涿州相公子元淮持千金覲之不與歸復遺之又兗州刑廳快役一驢日行五百里余嘗騎之不見所長及馬疾行彼必走其前及馬喘甚而驢行如故太守愛之償其值畜於厩未幾以生黃死不走故也晉王粲愛驢家畜數頭

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曰落釵其二曰遠遊其三曰鷺羽其四曰白鳳其五曰臨江其六日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顧其名則善走可知又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頂者乘騾而戰號騾子都尉最悍官軍警備之又不獨善走而又堪爲衝鋒陷陣之用矣又明時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又善與虎鬥上取虎城牝虎與鬥一蹄而虎斃又取牝虎聞三蹄而虎斃後取獅與鬥雖爲獅折其脊然

龍種也傳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類也天之生物卽其類中莫不有出類者在焉觀騾驢可見也

龜

舟泊襄江有平沙數里舟人畜一猪幾百斤爲祀神
之牲驅牧其上倏見一龜奔岸吼吼作聲嚙猪没入
江舟人往驅之復有數龜趨人急走龜卽掀沙搏人
幾爲所噬余後立高岸方食頃探首波心如甕如碓
者十餘枚小者不計其數土人云不知者遊於此嘗
爲所啖嘗見宣州志云天寶七年江中龜出虎搏之
龜嚙虎不釋虎負痛拔龜首虎創甚亦死又獨異志

云李鵠開元中爲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晴景
登岸因鼻衄血滴沙上爲龜所舐遂化一鵠鵠之本
身爲龜所制擊於水中其家奉妖龜就任爲郡數年
因天下大旱道士葉靜能自羅浮赴詔過洞庭見沙
中一人面縛問之鵠以狀對靜爲符書於巨石上石
卽飛起空中妖方擁案晨衙爲巨石所壓乃復本形
時張說爲岳州刺史具奏并送鵠赴任家人妻子乃
信迄今舟行者不敢瀝血沙中乃知物之巨者自恃

其勢力爲妖爲怪咀噬無辜豈獨蠢然之物哉惟人
亦然

火災

順治丁酉武昌城樓有赤鳥巢其上及冬延燒千有餘戶余時宿漢口寓樓隔大江火光照耀明日渡江經所焚處中有草房四間獨存老夫婦賣烟爲業者居焉其人好飯僧道數日前有道童偕宿其家明晨辭去出一符云不日當有回祿之患燒此於水可免至火發之夕道童復來戒勿遷徙倉猝中不知所之赤鳥亦他徙康熙癸丑秋杭城火燒五千餘家一日

夜不熄先是兩月前有老尼至西湖斷橋下云我自
婺源隨師到此師從橋水下化去我亦於此逝矣募
人製龕予約日回首至期果跌坐龕中舉火燒至臂
猶揮手抵汗向衆合掌而寂閤動一時卽於橋下建
庵施者雲集未幾城中火陰陽家以火龍頭上興土
木所至卽毀之先是陸麗京夜夢朱衣神坐中庭怒
甚侍左右者鬚髮皆赤祖先再三哀懇色少霽若從
輕意麗京醒思神色俱紅知是火災卽徙入山後惟

居罹于火耳又一紳好道曾學術于異人修寄一符
一札云有百日災以來符貼於中堂不但免災卽火
盜之患均可弭矣但百日內不可外出紳卽杜門謝
客已九十餘日及火發戒家人闔戶謹守前後左右
俱焚紳家獨無恙親友來視莫不嗟異適有尊者至
送之瓦礫中拱揖失跌折足計之剛百日也習賈航
召東城門卒戒之曰明日有異色衣人入擊之死無
妨門卒候至午見二尼施朱粉如媚內服殷紅卒計

鬚尼無此因擊之傷足狼籍遁去卒復賈賈曰擊之
不死不免小禍翌日奏東市火延袤百家明弘治十
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部郎中何孟春曰熊
之爲兆旣當防盜亦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失火禁
中亦火或問孟春日熊於字爲能火故也被妖尼之
坐焚於龍頭赤烏之構巢於城上驗之於彼莫不有
預兆焉恨無賈耽之先見孟春之燭微以禳解之耳

石獅

越中一故宦第甚宏敞門列石獅二亦極精緻夜間
每聞重物震動聲一日大雪人多扃戶復聞夜間之
聲啟戶視之兩獅跳躍相鬪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礮
然有聲火星炸落自辰至午不止營兵以砲擊之乃
仆叢火燒之成灰又當湖女子夜爲一物所憑身冷
而重精神垂斃延吳法師作法驅之至夜半躍入垵
攫法師以劍斫之聲錚錚天明遁去追尋左右見巨

室右獅被紉流血碎之乃已夫象形之物或木石雕
鏤或銅鐵範鑄變怪作幻古今不少慨見有感日月
之精者有得五行之秀者有乘地氣之靈者此皆以
無情而入有情然往往幻惑人間終於毀敗如寒山
拾得之證果金童玉女之販真者鮮矣

女賊

無

曾公子不知何許人張獻忠入川公子聚衆數十萬
假其號擾於川部有女將董瓊英者年十八九未適
人富于資僕從甚多父喪瓊英與母主家事初里中
有嘯聚者行劫其村瓊英集家人守禦擒數賊斃之
賊圖報復乃出金帛募勇敢扼險隘又屢敗賊會賊
糾大夥來勢不支亦聚衆入党號令嚴明信賞必罰
從者萬人所向克敵攻劫郡邑無不與焉一日俘射

洪崔秀才嫁之但置之帳中號令不及也有健婢三百餘登山越嶺如飛猱惟習弓弩鳥鎗諸器每戰則奮勇先登年三十則配人及曾公子敗死聚衆至十萬餘擾巫夔間又數年以產死崔秀才率衆降於楚帥古來女子作賊不數數見惟史稱漢交趾女子徵二徵側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明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以妖術反官軍不能支數者而已楚帥嘗詢其部曲言紀律兵機

饒有智畧亦怪哉

長鬚

一士人美髭髯儀表亦可觀恃才負氣謂必建非常之事遇一相者曰鬚若過臍貴不可言至白乃已士遂懷異志嘗自言曰龍鬚鳳鬚何日登基然相者陰告人曰美髯不得好死而士益不知也會有馬道人者以妖術煽衆推士爲首事露逮捕繫獄髯一夜盡白而疲斃至白乃已之言果驗昔關雲長稱美髯公內一鬚尤長尺餘常自飄動必有大征戰公在襄陽

夜夢一青衣神辭曰我烏龍神也久附君身以壯威
武今君事去矣我將先往語畢化爲烏龍而去公寤
怪之捫鬚失其長者未幾走麥城被患謝靈運鬚亦
垂膝臨形施爲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要見美髯不
足爲美而士以髯故遂起異圖卽斃獄猶未足蔽其
辜也

種牙

僧瑞曇年將百歲顏色如童飲啖兼人耳目聰明自言五十前甚衰朽齒皆動搖時患齒病偶步山門間遇道者云子當享遐齡日年才半百衰形已見齒病日劇焉能久此生耶道人乃出藥少許令含片刻痛楚卽失動搖者皆堅如少壯時復教以導引之方體遂強齒痛亦不復更可異者傳送隔數十日一次又聞之故老云嘉靖間有鄒雲翁者閩人少年遇異人

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者飽食後吞藥七丸復以
末藥入湯漱口數過諸牙皆下乃用生鼠去皮和藥
搗爛成膏依牙次序逐枚蘸鼠膏以種原孔至死堅
如壯盛或老人牙已脫落者則以他牙種之亦如生
成觀此則牙之搖落者自有藥以固之余安得此方
種之而大啖天地間之物也

天婚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
未有家室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爲之婚者
彼乃曰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
咲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於庭姿容絕
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真定之平
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三十者有姻緣
挾我至此候失我母人咸異之真定至份幾三千餘

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衆爲劇資諸伉儷焉客有戲
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
姨不能致柰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於都
門室中我父母相繼淪亡不及發尚有老僕居焉今
我與俱往窖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奄資不亦厚乎
釋日往僕已死惟姬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卽
賈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山東新城王氏
累世科甲至今不絕嘗見其先立峯民部大槐記載

曾祖某避難新城爲傭一日大風晦冥一女子從空而墮問卽萊州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爲天作之合結爲夫婦今之濟濟斌斌于仕途者皆初之所出也夫夫婦之合媒妁六禮之外變幻極矣雖貴賤懸殊老少迴隔異域還方緣之所在莫不巧合甚有降自天仙配于龍女或虎豹負之而來或犬馬挾之而去不可枚舉若茲二者皆以風致其事益恠而王氏以貴羊氏以富

累世不替乃知后稷孕於帝武阿衡生於空桑圖子
文乳於于菟皆屬天祐故其後日以熾昌歟

武君仕

河南洧川人武君任與其兄君相少爲縣尉燈籠夫尉欲責之謂尉曰丈夫可殺不可辱遂去從軍歷有戰功君仕至驃騎將軍君相至遊擊將軍君仕嘗對孫可望軍數十萬單騎率二十餘人陷陣賊不敢逼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君仕已沒君相奮稍奔賊軍賊莫不披靡時君仕大殺賊從後出矣君相不知東西觸擊君仕見兄不出復躍馬入陣兄弟兩騎縈擾

數十萬賊中賊皆喝采曰真漢子又一日君仕與賊戰爲飛馱所中流血被面卽於馬上裂帛裹之生擒飛馱者歸磔其腦食之其勇敢如此君仕癸亥生與余同庚一日燕坐問其臉上青瘢何纍纍如是彼引余手按之內皆細鐵珠子因揭衣示腰肋間鐵珠大而垂背上傷痕如鱗真鋒鏑之餘也嘗讀史見樊噲數騎闖吳王營北齊彭樂被刺肝腸出納入復戰睢陽之圍南霽雲面中六矢不動杜伏威被箭不拔必

獲射者以去而後斬之雄風凜凜爲之起舞君仕乃
以一人補之亦勇敢中之傑出者矣後鎮東粵死於

封疆

許魁

許魁賊魁也能日行五百里有膂力充守門率陰挾
轅門石獅子左右易人見獅向相背以爲恠夜又復
其位益以爲恠白之帥帥令人伺之見魁所爲嘉其
力錄入標員時夜出數百里外行刦人莫知之又善
泅水一二日擒水族巨物以出嘗入賊巢探聽一日
爲賊所覺拷掠備毒傷一足守者偶懈逃歸雖跛能
履然善走減半矣夜猶獨出百里外爲南塘四方告

失事者咸云一賊而跛兵番疑之帥亦疑之搜其家
蕭然麗鞫之皆伏究其贓散爲青樓纏頭餘償樗蒲
之負矣欲置之法會帥將勦川正需輕足善走伏水
探山之材仍貸之後隨入川屢得賊情終以足跛易
識爲賊所殺或曰爲虎所啖云昔陳隋間有麥鐵杖
者亦能日行五百里初仕陳常執織隨駕夜潛往丹
陽爲盜及明却趨仗下執役往廻三百餘里無人覺
者陳亡入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使鐵杖泗水

過洋子江爲巡邏者所捕械送姑蘇守者寐熟竊其
兵刃殺守者乃口銜二首級携劍浮渡大江回楊素
深獎用之夫輕足善水細作探聽雖軍中必需之技
然出其餘力而爲盜猶以業作壘耳宜其兩人之行
事千載下若出一轍也

買棺

崇禎壬午歲大饑民多病疫死者枕藉杭城尤甚余應試在省聞錢塘門外一家七口連日病死是時疫氣傳染雖戚里無敢吊問者江頭棺店中一人來買棺七具尚少銀若干約送至家找足到錢塘湖于匠同來人至門首其人久不出匠呼之亦無應者因排闥入見七屍在室頃來買棺者亦一屍也匠因奔告土公將棺殮之買棺屍傷有錢若干適符所找之

數云嘗見風俗通載汝南人鄭奇道遇一婦色甚美
乞寄載車上從之詣郵卒樓夜共栖宿明日婦死卒
白亭長擊鼓集諸廬吏共視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
婦新卒夜殯滅火火至失之如此之類皆游魂爲變
所致也他如驚令屍亡沂江而上入蜀復蘇蜀人神
之立以爲王倩女離魂借屍復活之類則又奇矣

奇技

張某杭州人善西洋諸奇器其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群又刻木作犬蒙以狗皮嗥吠跳躍與真無異皆以鐵爲闢振止其機則不動云卽木牛流馬法也又見一人以蝦蟇小者二十四隻大者一隻按鼓曲高下緩急音節不爽纖毫其蝦蟇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張出縱其上大者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則北向小者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搥鼓

蝦蟇聲應拍不亂唐飛龍衛韓志和善雕木作鸞雀
鷓鴣凌雲奮飛於一二百步之外刻作貓兒以捕鼠
雀飛龍使以其技奏於上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
尺飾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
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
若得雲雨上怖畏令撤去志和伏上前曰臣愚昧致
驚聖躬願別進技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許之
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蠅虎子

一二百其形皆赤云以丹砂蹈之故也乃分爲五隊
令舞涼州上令召樂工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
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
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
數百步內如鷄捕雀罕不獲者語云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造其極也凡一才一藝之事
莫不有至極之理存焉若諸奇伎不過以精神臻其
妙也明太祖見元順帝所製混天儀精巧無比嘆曰

若移此心思以治天下何至有失國之患耶噫致力
之處可不知所擇乎

富貴

無

有一將家子父遺百萬金玉珠寶倍之每夜小飲蠟炬十餘斤以張灯供事者衆也不十年蕩然無孑遺以世襲官副將質性乖戾不半載落職歸里困苦萬狀甚至饔飧不繼而卒又故明一大祿宗室第宅壯麗田園廣濶聲伎之樂過於親王及國破造紡車爲生又一乞丐常於一官家索食必與之醉飽及明季入營伍清初立勲位元戎威鎮嶺表宦遊粵東贈以

數千金頗好詩文宦爲之捉刃剗剔此皆余之所親
見者因憶衛青少爲平陽公主馬前奴後貴顯公主
擇配無踰青者卒歸之北齊後宮一裙之費至直百
疋周滅其國后妃以賣燭爲業南唐劉承勲窮奢極
欲蓄妓樂數千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數十萬服
飾稱之歸京乞食凍餒而死丁晉公築第楊杲宗躬
親負土之役及丁貶海上杲宗得功朝廷以第賜之
劉美善鍛金後貴顯賜上方器視刻工名多美所造

嗚呼世事翻覆往往如此惟德行文章照耀古今後
富貴者猶螾蚘醢雞耳何足久恃哉

詐騙

詐騙之風莫盛於今金陵舊院名妓霏霏一豪貴與之昵令俊僕以大轎送霏霏歸并許買緞疋若干贈之至三山街疋帛舖前少駐俊僕調舖中曰夫人親買緞疋一一持至轎中令霏霏揀中數十端俊僕隨一僕荷歸取鏹久不至一僕促之又不至止剩輿夫店中詢之知爲妓者因追至寓聞無人矣有富者揖一丐者曰勿離叔父三十餘年何爲至此不勝悲泣

引歸沐浴更衣以叔禮事之備至丐者雖心知其錯而驟爲富人叔亦絕不言久之同入珠寶店取金珠將銀包授叔云持銀留此我歸以金珠示姪婦中卽兌換店訝其去久拉丐者物色之室已空矣出包視之瓦礫也一童子賣飴糖于市一人盡買其糖復與數十文令負錢數千至一銀鋪換銀指錢云錢若干要換色銀若干取一封與我持去看過將錢交易令童子止此候我并取錢交店中去久不至店問童子

童子云我賣糖僱我來者也啓視所負來錢兩頭青
蚨中以泥貫串外以布包裹而已一明經考授知縣
謁選入都道間遇鮮衣怒馬數人並轡談言極爲投
契同行止者數日將至京夜宿店酒後同群樗蒲謁
選者傍觀中一人輸錢將盡尚剩數十文倩謁選者
曰我欲如廁爲我一擲及剩錢盡曰錢是馬子一錢
作銀一兩群起逼勒拳毆相加謁選者呼主人地隣
咸集曰償數十金猶可若明晨扭稟城上此輩杖責

不足辱足下同賭前程革退殊爲不便因將騎驃行
李傾囊與之又一考選者入都行裝頗麗亦遇數人
同行俱言旗下子弟將至都設席相邀酒後賭博忽
外巡番排闥而入各將鍊子鎖去再三哀求主人救
解云送城上旗下罪如何你罪如何旗下子弟各出
白物數十金求釋考選者竭行資與之不肯并錦衾
綉帳席捲與之臨行云我道你有大盤纏不道是箇
窮鬼并旗下子弟一闕躍馬而去晨興問店主人亦

道矣甚有邂逅相遇卽願納交或稱投契稍稔邀至
其家婢僕羅侍寶玩克案好飲者與之沉酣狎戲歡
呼或詐失財物誣之賠償好遊者與之恣遊山水庄
園或入豪家與有勢者共傾之變化如神令人莫測
嗚呼畢陶明刑虞治晉用士會奸宄不生子產相鄭
荏苒無警從來竊盜乃大盜之源局騙成風不難嘯
聚上之人苟明於治體不事姑息亦何難肅清此輩
耶

入冥

中州有張麗墟者才華高古著作甚富崖岸極峻不
妄交與言論皆有根據於明季棄故園家於楚之荆
門山中嘗爲余言其父舉天啓甲子孝廉未發榜歸
至家有鬼來攝無疾而逝一日夜復甦遊山中見
虎狼成羣演習武藝製造器械問此何爲者鬼曰此
將來寇盜亂天下者也又渡海登山見宮闕巍峩書
聲盈耳問此復爲何鬼曰此將來從龍之彥也又引

入一山林木蒼蔚居民安堵鬼曰此處可避兵燹及
投見冥主曰汝壽本當終世有隱德故指汝將來久
遠之基仍延汝算益勉爲善福不可量及流賊猖獗
避亂至荆門山中儼如所指避寇處遂家焉嘗讀高
僧傳有甯師者於唐昭宗初年忽暴終三日而蘇云
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
之一黑龍眦一目中立鐵柱鎖繫於上次一殿署云
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前而下有食噉人血

肉狼籍之狀又署曰王建黃金牀上臥一白兔焉又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又署曰楊行密牕牖卑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恠狀者何耶曰將來王者其後一一皆驗夫亂天下者爲聖人驅除難非漫然可知若從龍之彥輔聖人闢草昧定疆宇宜其人之學於冥冥也然從龍之彥但聞書聲盈耳豈所稱從龍者不數馬上而必歸之幃幄耶抑卽馬上者不得記誦於人世亦必讀書於冥冥以發

越其神智使得成其勲業耶

婦力

嘗見一牛渡河岸陡數人挽之不得上一婦以兩手持其前兩足曳之起聲色不動又於辰州道上買虎皮一張云虎攫所畜母彘妻追之虎釋彘撲妻拳毆斃之衆以爲奇又云妻往年曾連斃二虎豈特一虎耶衆中有識之者曰果然又張季弘以氣勇聞於時一日賁文牒往州郡有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弘怒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咸駭暮投旅店

主人母子相對悲泣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勇凌辱我母子季弘笑曰他非我所辦此易耳許爲除之母
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鞭置坐
下呼語曰吾聞汝信有勇力不伏姑嫜使喚果有此
否婦再拜曰新婦敢爾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
手至大石上歷數平日事輒曰如此豈是新婦不是
每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指一畫每指石入寸餘季弘
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而已夫搏虎曳牛之力乃

出於婦人搗石入寸之勇反驚擲驢過河之士天下
事之不可量不可恃者類如此也

婉蘭

陳生虛谷楚郢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托以授經積
資娶室蔡氏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
臼一日晨起汲水見錦囊若沉若浮提之甚重負以
入室啓視之一女郎尚有微息負之行室中霍然一
吐遂張目凝睇悲不自勝慰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
婉蘭也徽商某以千金買我爲妾主母妬置之別室
不令主人近主人今春往漢口近將歸主母醉妾以

醇醪沉於河不知君子從何救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爲報然生室淺陋不能藏因商於居停適居停與其主母爲內戚謂陳生曰我甚憐此女之慧而不得其所今又如此事可圖也因往見其主母寒溫畢問曰某姬何在其主母失色支吾居停曰母誑我已盡悉及早善處猶可掩蓋倘再遲一到公庭事有不可言者其主母跪問計曰陳生楚人適斷絃若能資以千金并出婉蘭衣飾嫁之令其西歸永無後患耳

其主母一一如之復厚贈焉陳生卽與婉蘭諧伉儷
挾以歸楚

黃白之法

顏子復度師功行甚高博通道典無所不知余嘗問黃白之法果有真傳乎曰有日常功行卽真傳也內丹成則外丹成此不易之論也不得丹焉得仙應得仙自得丹不必遠求若凡俗之見謂得此可作富厚仙翁蓬萊方丈之間豈容銅臭往來此所以得真傳亦必不就也昔劉向苦心力學爲世儒宗乃得淮南秘書上之天子令典上方鑄作事甚費卒無驗詔下

向獄當大辟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得減死使向於
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
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亦爲方
士所惑畱意鑪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遇火空
之語宋潘逍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惧誅削髮
爲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
一大貓據爐而溺叱之不見終亦不成富鄭公積黃
白書一櫃後爲顯華崖長老投之火豁然大悟觀數

公之事則此術不可力求明矣若范文正得方於同
舍生程明道檢書於佛腹中蘇子瞻傳術於扶風僧
而皆不爲知此術之深者歟

李半仙

半仙新安人挾多金商於吳雷連效館患惡瘡憊甚
向與一寺僧交好賃栖養病資木耗盡手足指拇俱
落危在旦夕且臭穢不堪僧昇之山門金剛下一夕
漏下數十刻有老者來自月下日子疾苦矣我爲療
之授以藥丸七每日一丸完卻自愈言畢飄然去覺
異香撲鼻久之痛苦如失藥完痂盡落但手無指足
無拇拾物不便立不能久耳是夜老者復至曰病雖

愈何以爲生袖出一編授之曰以此濟世兼以餬口
當作折股良醫也因賣藥於吳江之長橋一漁人就
之醫曰腹有蛟龍不久自出出則不治漁人曰得巨
龜食其蛋腹堅如石半仙煮藥飲之立吐數十根似
蛭非蛭似蛇非蛇皆有鱗甲其人遂愈又往富室治
病指一傍觀者曰汝若腹痛耶其人曰苦甚令褫其
衣縛於柱囊出兩針針其腹相去二寸許以小刀開
其皮及膜復出小鈎鈎住刀口中血筋如指大者拔

兩針出之一肉蜈蚣猶蜿蜒蠕動藥敷之愈他如針
瘤隨手而落接骨應時而續活人甚多崇禎初年猶
在一日別所知曰昔月下老約我二十年後廬山相
會今其時矣遂去不知所終

吹笛

張宙之金陵人以絲竹名江以南而笛尤其所長人遂以張笛之呼之嘗遊山陰假寓蕭寺一夕月白風清中庭獨步撫笛數弄宿鳥飛鳴於簷際池魚跳躍於波心聲音感物幽興愈深極意再奏有僧自花陰來曰竊聽妙音令人神往然子之技雖精惜思不專一器不合律未臻化境耳凡人之精神有限貴在專一專一則神聚神聚則技精嵇琴匏瑟皆以專名也

聲無形而樂有器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
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
衡使其分寸銖兩皆起於黃鐘則器精僊鐘和磬皆
以合律也是以古之至音拊琴則地祇皆升吹律則
天神俱降今子之技病於雜好而不精子能逆絕他
藝我有平生所弄之笛將以贈子習而純之可與古
人頡頏矣出笛授宙之而去明晨訪之主僧元先師
精於笛死數年矣此笛狗豕之物也宙之遂棄他技

專精于笛笛益神妙他日遊西湖宿舟中爲落梅花
曲湖波搖動荇藻紛披有白龍繞舟而聽時石屋老
僧法雲目擊言之

兩行

御史方公失其名壬午癸未間巡視京畿埋輪破
柱之風豪強歛跡時連年荒歉探赤白丸長安者
比比公設法購捕誅繫殆盡一夕於邸第月下見屋
上人影三呼之飛下如稿葉墮庭心知其爲崑崙紅
線之流酌以酒前席而言曰僕爲柱史誅鋤豪猾肅
清姦宄職也爾等之來必有所使利我財乎取我首
乎惟明言之三人曰前盧溝橋所獲二犯某等之徒

術未成爲人所捕昨有詞懇釋未蒙允行所以至此
公問詞何處投來云在寢席下啓視果然公駭甚許
之躍屋去同時某御史巡按南直亦以風厲著歷松
江宿行臺列炬閱文卷家人門子環侍隱隱聞鬼哭
聲倏而淒風入戶見一鬼披髮帶血立於燈下旦前
且却若欲訴而不得者哭聲益慘人御史惧呼曰若
有冤耶入夢來訴可也復作淒風而去御史率家人
寢於柏臺賊入罄所有而去天明始覺夫兩公風采

精明爲時所稱乃此輩反舞弄之語云密經漏於吞
舟張火飛蛾遠集信然